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文明小史
第五十五回 險世界聯黨覓錙銖 惡社會無心落圈套

話說秦鳳梧王明耀二人，帶了大小邊、王八老爺那些人到上海來定機器，住在泰安棧。等到把機器定妥，付了若干定銀，彼此各執合同為憑。倍立除了禮拜六、禮拜兩日，常常到棧裡來問問一切情形，平常也輕易不能出來。只剩了張露竹，每天打過四點鐘之後，逍遙無事了，便約幾位洋行裡的同事，什麼杜華寶、蕭楚濤，一天天到棧房裡，合著秦、王二人出去，卻不約大小邊、王八老爺那些人。那些人看得眼熱，起先還要等秦、王二人出去了，方敢溜出棧房，後來竟是明目張膽了，吃了一頓中飯之後，各人穿各人的長衫，和秦、王二人分道揚鑣。有什麼親戚朋友去瞧他們，總是鎖著房門，問問茶房，也不曉得他們的蹤跡，只索罷了。再說秦鳳梧本來是個大冤桶，化錢擺闊，什麼人都不如他。這會有銀子在手裡，更是心粗膽壯，大菜館吃大菜，戲館裡聽戲，坐馬車，逛張、愚兩園，每天要化好幾十塊。王明耀是一毛不拔的，也混在裡面，白吃白喝。

眾人雖不喜歡他，也不討厭他。這是什麼緣故呢？原來王明耀人極圓通，又會湊趣，人家沒得說的，他偏有說，人家沒得笑的，他偏有笑，因此合秦鳳梧的脾胃，所以言聽計從。話休絮煩。

且說秦鳳梧跟了張露竹洋行裡那班人，天天鬧在一起，吃喝玩笑，大家知道是個有錢的財主，恭維他觀察長，觀察短，秦鳳梧也居之不疑。秦鳳梧有天在席面上，看見人家手上都戴著鑽石戒指，胸前佩著金打簧表，不覺羨慕起來，露了一露口風。那蕭楚濤是何等腳色，就把這話記在心裡了。第二天，行裡剛完事，坐了包車到四馬路昇平樓門口歇下，上了樓，進了煙堂，堂倌阿虎迎著說：「蕭先生，許久時候不來了。」

楚濤問：「莊先生可在此地？」阿虎用手指著道：「哪，哪，哪！」楚濤蹇過去，莊雲紳正吸得煙騰騰地。見了楚濤，丟下煙槍，招呼讓坐。楚濤附著他耳朵，低低的說道：「有椿買賣作成你。」雲紳聽了這句，更湊近一步。楚濤道：「有個壽頭樸子，要買一隻鑽石戒指，一隻金打簧表，你可有些路道？」

雲紳皺了一皺眉頭道：「他一起肯出多少價錢呢？」楚濤道：「戒指要大、要光頭好，一兩千不算什麼事，金打簧表只要八成頭的就是了。」雲紳道：「有有有，今天晚上在迎春坊如意家等我。」楚濤拱手道：「費心，費心。」站起身來想走。

雲紳打著洋涇話說了三個字，是「康密興」，楚濤不等他說完，接著說了「也斯」兩字，頭也不回的去。到了晚上，楚濤如期而往，雲紳已經在那裡了。在身上掏出一個小小盒子，打開一看，原來是只光華燦爛的鑽石戒指。楚濤接過來問道：「什麼價錢？」雲紳道：「足足九個克利，二百塊錢一個克利，是上海的通行價錢，既然是你的朋友，就讓掉些罷，算是一千五百塊錢，不能再減絲毫的了。」楚濤又問打簧表，雲紳在鈕扣上解下一個來說，是：「八開頭金子，不過一百上下，隨你斟酌罷。」楚濤當下把二物藏好，別了雲紳，走出花如意家，肚裡尋思，必須如此如此，方能沾些油水。主意打定，一逕出西安坊，到了平安平，找著高湘蘭的牌子，登登直上樓頭，問秦大人可曾來？娘娘答應不曾來。又問湘蘭可在家？娘娘答應出局去了，約摸要回來了，請等一等。楚濤進得大餐間裡，娘娘把電氣燈旋亮，照例敬茶敬煙。不多時，湘蘭回來了，楚濤把剛才的主意一五一十告訴了他。湘蘭何等乖覺，滿口答應。

楚濤自然歡喜，把話說完了，就回去了。

第二天，是秦鳳梧在湘蘭家大排筵席，在座的自然是王明耀、張露竹、杜華寶、蕭楚濤那一班人，楚濤更是全副精神，幫著秦鳳梧招呼一切。及至入了席，上了幾道菜，湘蘭方才從外面從從容容的回來。斟過了酒，在秦鳳梧背後坐下，唱了一出京調，大家喝采。少時，別人叫的局出陸續來了。吃過稀飯，已是酒闌燈地的時候，眾人都稱謝走了。獨有楚濤躺在炕上抽煙，秦鳳梧在房裡打圈兒。湘蘭卸過妝，走了進來，坐在炕旁邊一張杌子上，忽然問楚濤道：「蕭老耐只戒指出色噲，幾時買格介？」楚濤慢洋洋的答道：「是一個朋友押勒我處，押三千塊洋錢，耐看阿值？」說著，把戒指除了下來。湘蘭接在手中，做出愛不忍釋的樣子，說：「實頭出色，只怕上海尋勿出第二隻格載。」二人問答的時候，秦鳳梧眼光已注在戒指上了。

及聽這番說話，不由得不走過來。湘蘭遞在秦鳳梧手中，說：「秦大人，耐阿要看看？」秦鳳梧接過，套在自己指頭上，剛剛合式，便說：「我正要買這個，不知道楚兄可肯讓給兄弟？」

楚濤一聽，上了鉤了，故意的說道：「鳳翁要呢，兄弟原無不可。但是，這個戒指，並非兄弟自己的，是一個朋友押在兄弟那裡的，那朋友不過因一筆款子籌畫不過來，所以才在兄弟那邊暫時押了三千塊洋錢，不久就要來贖的。鳳翁如果賞識，等兄弟問過那位朋友，方敢作主，現在卻不能答應。」秦鳳梧沉吟道：「三千塊錢似乎貴了些。」楚濤笑道：「兄弟那朋友買來的時候，足足三千五百塊錢。鳳翁說是不值，請問湘蘭就知道了。還有一說，現在那朋友並不要賣，鳳翁可以無須議論價錢。」秦鳳梧面上一紅，湘蘭早接科道：「勿是倪海外金鋼鑽戒指勒，倪手裡出進嘸不一百隻，也有八十隻哉。秦大人耐要說該只戒指勿值實梗星銅錢，秦大人耐勿動氣，耐還勿懂勒海勒。」秦鳳梧被他二人一番奚落，不覺大難為情，心裡想轉過面子來，勉強說道：「兄弟生平酷好珠寶玉器，家裡什麼都有，有什麼不懂嗎？剛才說的，乃是笑話。豈有這樣大、這樣光頭足的戒指，連三千塊錢都不值嗎？如今簡直請楚兄去和令友說，兄弟願出原價，叫他無論如何讓給兄弟就是了。」楚濤點頭道：「可以可以，明日再來回覆罷。」湘蘭在旁邊嚷道：「蕭老，耐好格，耐倒答應仔秦大人哉，耐阿曉得倪心裡實頭中意勿過，要想買哩呀。」楚濤道：「秦大人是要好朋友，不得不先盡他。如果秦大人明天不要，我對那朋友說，讓給你可好？」湘蘭無語，仍把戒指送還楚濤。楚濤又抽了一兩筒煙，說：「天不早了，我要回去了。」一邊說，一邊在身上摸出一個金打簧表來，只一撇，聽見當的一下。秦鳳梧又要借看，看了一會說：「可好？再費楚兄的心，照這樣子，明天也替兄弟找一個。」楚濤道：「鳳翁如果歡喜這個，兄弟明天就奉送。」

秦鳳梧道：「那是不敢當的。」楚濤道：「自家朋友，何銷客氣？」說完，又道了謝，才別過秦、高二人回去。明日午後，秦鳳梧起身過遲，匆匆忙忙吃完了飯，就坐馬車到後馬路錢莊上，劃一張三千五百塊錢的即期票子，收好在靴頁裡。到了晚上，在湘蘭家裡便飯，等蕭楚濤等到十點多鐘，楚濤來了，吞吞吐吐的說道：「起先那朋友一定不肯，說我現在尚不至於賣東西過日子，等我窮到那步田地，你再和我想法子罷。無緣無故碰了這個大釘子，冤枉不冤枉？」秦鳳梧忙接著問道：「後來怎麼樣？」楚濤道：「他既然將釘子給我碰，我少不得要頂他，說既然如此，你把這東西贖了去罷，我這一筆款子，現在有要用，費你的心罷。他說：「期還沒有滿，你怎樣好逼我？」

我說：「我為著期不曾滿，所以和你來商量，要是滿了期，你的東西變了我的了，我還來請問你麼？」後來說來說去，他總算應允了。鳳翁見委這樁事，幸不辱命。」說罷，仍舊把盒子取了出來，送在秦鳳梧手中。秦鳳梧連連稱謝，摸出靴頁子，拿出票子，交給楚濤。楚濤又摸出打簧表說：「昨天晚上說過奉送，務請鳳翁賞收。」秦鳳梧推之至再，終究有些不好意思收他的。還是湘蘭說：「只把打簧表，也有限得勢格，既然蕭老送撥耐末，耐老老實實罷。耐將來有捨物事，也可以送還哩格。」楚濤道：「到底湘蘭先生說得是，鳳翁，你不必客氣了。」

秦鳳梧道：「既如此，只得權領了。」這事交割清爽之後，二人又談了些別的天，直到打過十二點鐘，用過稀飯方散。

楚濤無意中得了二千塊錢大利息，喜歡得一夜不曾睡覺，明天掉了現的，找著了莊雲紳，付了一千五百塊洋錢，餘多二千塊洋錢，不知與高湘蘭如何拆法，那也不曉得了。

再說秦鳳梧自得了這兩件東西之後，洋洋得意，到了棧房裡拿給眾人看，眾人都異口同聲的稱贊，秦鳳梧更是興頭。又過了兩天，秦鳳梧到高湘蘭家去，其時已是九月初了。」秦鳳梧尚穿著銀鼠袍子，湘蘭說：「秦大人格件袍子，勿時路格哉！」

秦鳳梧皺著眉頭道：「我的衣裳，都是從家裡帶了來的，我打算一半個月就要回去的。於今一等等了三個多月了，已經叫家人

回去取衣裳，家人還不曾來。要是在上海買，恐怕買不出好的來，這真正為難呢。」湘蘭說：「勿要緊，倪格裁縫蠻好格。」秦鳳梧道：「那就托你罷。」不到三日，又到湘蘭那裡去，湘蘭笑嘻嘻的，叫娘姨把秦大人的衣裳拿出來。秦鳳梧一看，是件簇新全新的湖色外國緞的灰鼠袍子，元色外國緞的灰鼠馬褂，束紅外國緞的灰鼠一字襟坎肩兒，又清爽，又俏麗。秦鳳梧連忙換了，走到著衣鏡前一照，覺得自己豐度翩翩，竟是個羊車中人物了，忙問湘蘭一共是多少料錢，多少工錢。

湘蘭說：「倪格裁縫帳是到節浪算格，現在要約是約勿出格。」

秦鳳梧無奈，只好讓他去。事有湊巧，當天晚上同了湘蘭到戲館裡去看戲，在包箱裡驀然碰見了幾個熟人。一個是南京候補道現在當下關釐局的余養和余觀察，一個是制台幕友候選道陳小全陳觀察，二人和秦鳳梧的老子都有年誼，秦鳳梧只得站起來招呼老年怕。余觀察指了指眼鏡，重複戴上，朝他細細的瞧了一遍，口裡說：「鳳梧世兄好樂呀！」又嘖嘖的道：「好漂亮，好漂亮！」陳觀察也跟在裡頭附和了一陣。秦鳳梧覺得有些坐不住，看到一半，悄悄的溜了。這余、陳兩觀察是制台委他們來密查一樁事的，不過一兩天就查明白了，趕緊要回省銷差的。到了南京，少不得逢人遍告說：「秦某人如何荒唐法子，帶了窯姐兒，彰明較著的在戲館裡看戲，身上打扮的和戲子一樣。」那些話頭，一傳十，十傳百，傳到寶興公司股東耳朵裡去了，大家都有些不願意。有兩個大股東，會了那些小股東，寫了封公信，問他事情如何樣了？一面止住南京莊上不要匯銀子下去。秦鳳梧接到了這封信還不著急，後來為著存在上海錢莊上的頭兩萬銀子，除了付機器定銀去了六七千之外，以及同事薪水、棧房、伙食、零用開銷，差不多一萬了；秦鳳梧自己買這樣，買那樣，應酬朋友，吃酒碰和，毛毛的也有一萬了。因為南京莊上還有頭兩萬銀子，便有恃無恐，打個電報下去，催他們匯銀子。一連兩三個電報，毫無影響，這才慌了。

再去問了倍立，倍立說，只要機器一到，他的銀子現成。秦鳳梧無法，又和張露竹暫挪了千把兩銀子。夠得什麼？不到幾天，早已光了。南京那些股東的信，更是雪片一樣的下來。看看制台衙門裡驗費的限期快到了，機器尚無消息，倍立那面的股分，是要跟著機器一起來的，心裡十二分不自在。高湘蘭已經開口和他借三千塊錢，這一下子，把他弄得走頭無路了，只好不去。

湘蘭屢次打發人到泰安棧裡去看，總看不見，湘蘭也發了急了。

天天打發人在各馬路上等候，候了兩天半候著了，秦鳳梧吩咐馬夫加鞭快走，馬夫不敢不依，一轉眼間，又風馳電掣的去了。

湘蘭恨極，打聽得秦鳳梧那天在家人家裏吃飯，湘半坐了自己的馬車，候在那家人家的門口。秦鳳梧下午方才出來，見了湘蘭，疾忙跳上馬車，湘蘭緊緊跟著，跟了他在大馬路一帶繞了一個圈子，秦鳳梧這時最好有個地洞鑽了下去。一直跟到後馬路一斗錢莊上，秦鳳梧進去了，央告錢莊上的掌櫃，勸湘蘭回去，明天必有下文。湘蘭發話道：「哩耐今朝盤攏，明朝盤攏，倪也尋得苦格哉。請耐進去搭哩說一聲，要是明朝嚙不下文，勿怪倪馬路浪碰著子倪，要撥勿好看撥哩格。」說完，叫馬夫阿桂驅車逕去。錢莊上掌櫃進去，回覆了秦鳳梧，秦鳳梧正驚得呆了，聽了錢莊上掌櫃的話，心上躊躇了半響，一想只好去尋蕭楚濤了。於是派人把蕭楚濤尋著了，子午卯酉告訴了他一遍。楚濤笑道：「鳳翁，不是我兄弟來埋怨你，這卻是你鳳翁不是。你想，他要是不想敲你鳳翁的竹槓，他那裡肯化那些本錢？」秦鳳梧這才恍然，又央告楚濤去說。楚濤去了，拿了一篇帳來，說連酒局帳、裁縫帳一共是一千多塊錢。秦鳳梧嚇得吐出了舌頭，央告楚濤去說。求他減掉些，後首講來講去，總算是八百塊錢，限三天過付。秦鳳梧東拼西湊，把這事了結了。看看在上海站不住了，趁了船一溜煙直回南京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